

非常经典

当墨香之手轻轻拨动心之丝弦时，流淌的是来自灵魂的多彩乐章。华美的，亦或是悲泣的，无论身在何处，心永远在一个守候的地方守护属于自己的音符。在名著成就的乐章中，每一个文字的音符都是心的宠儿。

福地

(三)



[波兰] 莱蒙特

CLASSIC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非常经典

福地(三)

(波兰)莱蒙特 著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非常经典/张兴主编. —喀什: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;乌鲁木齐:新疆青少年出版社, 2006

ISBN 7—5373—1405—5

I. 非... II. 张... III. 文学—作品—世界—青少年读物 IV. I1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01920 号

非常经典

福地(三)

(波兰)莱蒙特 著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:830001)

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mm×1168mm 32 开

印张:2000 字数:20000 千

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

ISBN 7—5373—1405—5 总定价:5160.00 元(共 200 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

前言

铭刻岁月的灿烂，绽放思想的力量。采撷智慧的点滴，汇聚灵感的微妙。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，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。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，追寻先贤的足迹，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。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，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，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、唯美、神奇和信念。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，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。

在这套《非常经典》丛书中，共收录了近50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，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。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、托马斯·哈代、查尔斯·狄更斯、雨果、儒勒·凡尔纳、巴尔扎克、莫泊桑、列夫·托尔斯泰、契诃夫、马克·吐温、海明威、泰戈尔、卡夫卡等等。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、社会风貌、宇宙神秘，一一展现。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、事、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，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，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。对于人本身而言，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，历史记载着，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，历史继续着。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，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，更重要

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。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,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,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。

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,不足之处,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。

编 者

作者简介



符瓦迪斯瓦夫·莱蒙特(Wyadyslaw Reymont, 1868—1925)波兰作家。出生于彼特科夫县,父亲是教堂风琴师。由于家境贫寒,莱蒙特中学未毕业便出外谋生,先后当过裁缝、小贩、流浪艺人、铁路职员和修道士等。

19世纪80年代末,莱蒙特开始创作。早期的短篇小说《母狗》(1892)、《汤美克·巴朗》(1893)、《正义》(1899)等

反映了城乡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和反抗历程。长篇小说《女喜剧演员》(1896)及其续篇《烦恼》(1897)以流浪艺人生活为题材,表现了正直而又有才华的艺术家的理想的未来。长篇小说《福地》(1897—1898)是以罗兹的工业发展为题材,深刻地反映了劳资关系,由于这部作品的成功,莱蒙特被称为“波兰的左拉”。

1899至1908年,莱蒙特用10年时间创作了四卷本长篇小说《农民》,包括《秋》《冬》《春》《夏》。小说反映了1905年革命前后,沙俄占领下的波兰的农村状况。这部规模宏大的现实主义巨著被认为是“波兰农村的百科全书”,给作家赢得了世界性声誉。

1905年的俄国革命失败后,受沙皇统治的波兰政府加强了反动统治,莱蒙特极其苦闷。这期间他发表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《幻想家》(1909)、《在普鲁士的学校里》(1909)、《吸血鬼》(1911)、《暴动》(1922)以及长篇历史小说《1794年》(1914—1917)等。

1924年,“由于他的伟大的民族史诗式的作品《农民》”,莱蒙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但作家晚年思想已趋向保守,作品也较前逊色。

目 录

第二部	1
第一章	1
第二章	90
第三章	127
第四章	180
第五章	199
第六章	219
第七章	256
第八章	282
第九章	298

第二部

第一章

“一会儿打他的脊背，一会儿换个方向，一会儿当头一棒。嘿，再来一下子，再来这么一下子，我亲爱的好人。”

“神父出牌，跟打连枷一样。”老博罗维耶茨基低声挖苦说。

“看他这样，我想起一局牌来。那是在谢拉茨克，在米古尔斯基家……”

“不管什么连枷不连枷，”神父打断了他的话，得意洋洋



地眨着眼睛，“我打的是漂亮的小王牌，我亲爱的好人。我还留着王后呢，等着消灭你的小王，查荣奇科夫斯基。”

“那就露出来嘛！神父有个坏习惯，老爱打断别人的话；别人不能开口，一开口神父就打断。是呀，我刚才说，在米古尔斯基家……”

“不管是在他家还是不在他家，我们早就听说了，我亲爱的好人，听了快一百次啦。你说是不是呀？阿达姆先生。”他问老人。

“哎，神父，你干嘛老冲着我来呀！我照直对你说吧，你管得太多，太过分了。你这位神父最好多想想上帝，别管人家说什么不说什么了。”

查荣奇科夫斯基把纸牌往桌子上一扔，气得霍地站了起来。

“汤美克，浑小子，备马。”他粗声粗气地冲窗口对院子里叫道。

他吹起染得挺黑的胡子，又气又急地哼哧起来。





“你们瞧他吧！真是个癫小子，我好言好语对他说话，现在他倒命我当他的长工，连声教训起来了！——雅谢克，烟锅儿又灭啦！”

“喂，好街坊，巴乌姆先生发牌啦！”

“不打了，回家去。神父这么发号施令的，我受够了。昨天，我在查瓦茨基家，还给他们讲时事政治呢，可是今天在这儿，他当众跟我作对，拿我取笑。”这位贵族牢骚没完，在房间里迈着大步来回走着。

“你这位先生，我亲爱的好人，说的实在都是些蠢话。雅谢克，你这个浑小子，点火来呀，烟袋又灭了。”

“什么，我说蠢话！”查荣奇科夫斯基气急败坏地跳到神父面前。

“怎么样？是蠢话嘛！”神父一面从长烟袋里吧嗒吧嗒抽烟，一面反击道：那烟袋是小伙子蹲在地上给他点着的。

“唉！耶稣基督在上，可怜可怜我们大伙吧。”查荣奇科夫斯基叉着双臂，威吓地嚷道。



“神父好人抓牌呀!”马克斯·巴乌姆说着便把牌塞在他手里。

“黑桃七。”神父喊道。“查荣奇科夫斯基,你抓牌。”

“我的手气不好。”贵族嚷了一句,赶忙在小桌子边坐下,可是他还没有忘记跟神父斗气,瞥了纸牌一眼,又开口说:

“这儿的社會名流都这么无知,还能谈什么,还谈得上什么明确的政治观念。”

“梅花八,没有王。”神父叫牌。

“不要,好,神父你等着瞧吧,这牌会打成什么样。你缺了梅花牌,便要抓耳挠腮了。”

“不管挠腮不挠腮,只要巴乌姆先生赢了你的梅花,用尖子扎死你,你就等着咽气吧。嘿,我说,孩子,怎么着,别吹牛了,活不了‘永生永世’^①,就别说什么‘阿门’了,我亲爱的好人,哈哈!”他瞅着查荣奇科夫斯基的脸,放开嗓门

^① 原文是拉丁文。





大笑，高兴得在长袍上直敲烟袋，还接二连三地拍坐在身边的马克斯的后背。“罗兹这座土城得胜啦，小厂主们得胜啦！嘿，还有你，我的亲爱的好人，就凭你这么管教查荣奇克，上帝也要奖给你一对双胞胎儿子。既露了底，你就歇一会儿吧，歇一会儿。雅谢克，快，浑小子，拿火儿来，烟袋又灭了。”

“神父跟异教徒一样，幸灾乐祸。”

“别理他，你该歇就歇。他一年到头剥咱们的皮，现在得让他还点账。”

“我一个星期才赢二十个格罗希。二十个，跟你说老实话吧。”查荣奇科夫斯基隔着桌子冲马克斯说。

“‘姑娘们去采蘑菇呀，采蘑菇，采蘑菇！’”老博罗维耶茨基哼起小曲儿，一只脚还在椅子横木上打着拍子。因为他半身瘫痪，老坐在这把活动椅子上。

屋里安静了片刻。

放在小桌四角的四根蜡烛把绿桌面和四位斗士的脸照



得亮堂堂的。

福地(三)

查荣奇科夫斯基没有说话,正在生神父的气;二十年来,他每个星期至少和神父吵两次架。

他轻轻地捋着染黑的胡子,两只眼睛从又长又密的眉毛下面向马克斯投射出阴森森的目光,因为马克斯老让他“全军覆没”;有时候,他气得把光秃秃的脑袋也晃了起来,这脑袋上还有几只苍蝇在爬来爬去。

神父将他的一张瘦骨嶙峋、清心寡欲、和颜悦色的脸对着桌子,不时吧嗒地吞一口烟,自己也被烟团团围住了;这时,他的一双极为灵活的黑眼睛放出了锐利的目光,扫一下对手的牌——可是没有什么收获。

马克斯全神贯注,打得很认真,因为他的对手都是惠斯特牌大师。他一得空,便马上看一下月牙儿瞅着的那个窗户,望一望传来安卡和卡罗尔话声的远一点的房间。

阿达姆先生一直在哼着小曲儿,打着拍子,摇动着虽已

见稀但仍丰厚的头发,每次开局,他都要大嚷一番:



“好牌，大好牌。你们等着吧，我饶不了你们，小贼。又是王，又是后，接着还有丑。喂，我们开始进攻了。嗨，马祖尔人呀，往下冲，又使镰刀又使钩子枪，‘塔拉、塔拉，冲！’出正牌！”他果断地下着命令，满面红光，把牌叭叭地打在桌上，那动作真像冲锋陷阵似的。

“希望你这位先生打牌有个人样，我亲爱的好人。你就会这么哼哼唧唧的，一股子浪荡劲儿跟丘八一样。雅谢克拿火来，我的烟袋灭了。”

“你这句‘出正牌’倒让我想起一件有意思的事，发生在……”

“在谢拉茨克，米古尔斯基家——我们已经听过了，听过啦，我亲爱的好人。”

查荣奇科夫斯基冲神父那满面笑容的脸恶狠狠地瞪了一眼，可是没说话，对他侧着身子，继续打牌。

马克斯再一次发牌，他叫完后便到卡罗尔那里去了。

“雅谢克，开开窗户，外面小鸟儿唱得真好听。”



小厮打开对着花园的窗户，那夜莺的歌声和窗下盛开的丁香花的浓郁芬芳立即洋溢在房间里。

马克斯来到的这间房没有点灯，可是一轮新月正好在广阔的碧天上冉冉升起，把房里照得很亮。

窗子大开，唱着歌的六月之夜的天籁流进了房里。

他们静悄悄地坐着。

“好一群长毛像。”卡罗尔对马克斯低声说，因为他听见打牌的那间房里又吵闹起来了，查荣奇科夫斯基冲窗外叫人立即给他备马，阿达姆先生也放开嗓门大声唱着：

“‘虽然他又冷又饥饿，日子过得挺快活！’”

“他们常打牌吗？”

“每星期都打，而且每星期至少吵两次架，弄得不欢而散，不过一点也不妨碍他们的友好关系。”

“小姐有时候得给他们劝劝架吧？”

“噢，用不着。有一次我想劝，神父竟大动肝火，冲我嚷道：‘小姐，您还是去管挤奶吧！’他们缺了谁都不行，可是到





了一块儿又不能不吵嘴。”

“你父亲在罗兹要是少了他们可怎么办呢？”马克斯问卡罗尔。

“我怎么知道，就是父亲干嘛要去罗兹，我也一点不知道。”

“你不知道？……”安卡以惊奇的口气问道；要不是门铃响了，她还要问下去。

她走了出去，回来时给卡罗尔带来一封电报。

卡罗尔冷冰冰地接过来，没等看完就怒气冲冲地把它揉成一团，塞进衣兜里。

“坏消息？”安卡站在他面前，惊惶地问道。

“不是，是蠢消息。”

他因为对安卡同情的目光和好奇心感到厌烦，把手挥了一下，便走进了牌室，又看了一遍电报。

电报是露茜打来的。

“您在我们这儿挺寂寞吧？”安卡问马克斯。